

□散 文

凝望处，母亲的温柔镌刻时光

代宜喜

墨色未褪的苍穹下，矿区在清晨五点的寂靜里沉睡。升井后安全帽上的矿灯刺破薄雾时，我总会不自觉地向着老家的方向凝望——青瓦斑驳的老宅门楣上，垂落的艾草仿佛还留存着母亲指尖的温度。近30年的煤矿生涯磨平了棱角，模糊了记忆，却始终抹不去对母亲绵长的思念。

因各种原因，这么多年接母亲来城里住的次数屈指可数。前年深秋，终于将年迈的母亲从老家两位哥哥那儿接到身边。老式居民楼二层的阳台，成了她守望的据点。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她像一株被移栽的老树，在陌生的土壤里艰难适应着。

一日我提前下班回家，远远望见母亲在平台栏杆边探出头，在暮色里飘摇如风中芦花。“妈，阳台风大，别老是往外看，我会及早回来的……”话未说完，她转过布满沟壑的脸庞，浑浊的眼眸泛着涟漪：“看了好久，咋没见到你？”我摸着电动车头盔苦笑——“我骑着电瓶车，戴着头盔和口罩，骑得又快，你怎么能看到呢……”

泡好两杯清茶，打开老式视频唱戏机，陪她闲话家常，这几乎成了母亲在城里的全部慰藉。她总试图帮妻子择菜、扫地，却总被悄悄返工。望着卧室里徘徊的佝偻身影，我轻声辩解：“就让她做点吧，闲下来她该觉得自己是个吃闲饭的。”眼前的母亲，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她——在农村的田埂上，她是健步如飞的“铁娘子”，是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好手。如今，却成了需要被反复叮嘱“别碰电器”“别碰煤气阀”的“老小孩”。这情景，多像矿井里那些被淘汰的老设备，静静躺在仓库角落，机身的划痕虽已斑驳，却依然诉说着曾经的荣光。

母亲带来的蓝布包袱珍藏着衣柜底层。展开时，千层底布鞋的细密针脚，恰似她眼角深深的年轮；铁圈似的顶针依旧箍在变形的指节上，凹痕里沉淀着40多年的光阴。儿时煤油灯下，麻线穿透鞋底的“哒啦”声与屋外风雨交织，是我最初的安眠曲。如今想来，母亲用顶针抵着钢针的姿态，与矿用风镐叩击煤壁的样子竟如此

相似——一个在灯下编织温暖，一个在地心采掘光明，同样的坚守，在时光里交相辉映。

冬日暖阳里，我慢慢地抱着母亲下楼晒太阳，她枯枝般的手指紧紧攥着我的衣袖，仿佛要抓住正在流逝的时光。恍惚间，30年前那个拽着母亲衣角赶集、闹着要好吃的懵懂孩童，与眼前的场景重叠。

此时，一朋友来电催促我有要事相求，我指着二楼阳台轻声叮嘱：“妈，家就在那里，一会儿您自己上去啊。”忙完事情已是傍晚，原以为母亲早已回家，转过墙角却看见，她依然坐在楼梯口，朝着我来的方向张望。那一刻，愧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急忙上前搀扶，她的手在我掌心轻轻颤抖，像一片历经风雨的落叶。此后，她便很少下楼了，或许是害怕再让我担心，或许是怕自己成为我的负担。

每次上班前，我总会有意无意地抬头望向阳台。母亲守在那里，尽量探出身子向我挥手，身影单薄却坚定。我也微笑着朝她挥手，明知她可能看不清，

却依然执着于这无声的告别与牵挂。

老屋前的柿子又红了，而对母亲的思念，永远停留在记忆里的那个秋天。半生不熟的柿子在温水里咕嘟作响，氤氲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也模糊了趴在窗台数柿子的童年。现如今超市里的柿子，红得发亮，咬开却是涩味。终于懂得，最甜美的滋味原是母亲用皱纹酿的，用白发腌的，用一生的辛劳煨的。那是岁月沉淀的爱，是任何光鲜外表都无法替代的温暖。

大爱无言。母亲用朴素的言行，诠释着世间最无私的母爱。她曾用坚实的臂膀为我们遮风挡雨，她那关切的目光和挥手的姿势里，依然满是牵挂与期盼。这份爱，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我们紧紧包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温暖的港湾。母亲日渐沧桑的背影，不再挺拔；愈加深刻的皱纹，布满脸颊。几十年来，她的奔忙操劳、勤俭奉献，让我泪湿衣襟。每次叮咛，都如黎明的曙光，照亮我前行的路、奋进的路、回家的路。

感恩母亲，愿天下母亲，岁月温柔以待，幸福安康常伴。

□散 文

湖光麦香漫心田

王晓珂

走进孕育麦香的故乡
那小满的胸怀
与白浪相携的湖岸，顺着金黄
触碰到了我的心脏……

五月中旬，夏意已浓，风轻日暖，在迎来万物小得盈满时，我再次踏上美好的大顺镇。大顺镇因大顺集而得名，它东接长丰，北滨瓦埠湖，有着“两面临水两面岗”的特殊地貌。水脉根基，生生不息，记忆着往昔，滋润着今朝，承载着未来。

一张大巴车迎着早晨的阳光，开进了弥漫小满时光的大顺。镇里接待我们的同志正在幸福桥头等候。人生恰是刚好的时节，恰如小满这个唯一“以作物状态命名”的节气。岁月可待，望着这片熟悉的土地，我心潮如麦，起伏而澎湃。

一、

大顺镇地处淮夷故地，其历史脉络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岁月流转间，历史的遗迹逐渐湮灭，镇内村落保留的“圩子”、“鄆子”、“岗子”等古老地名是凝固在方言里的文明密码。

罗埠村的三姓庄，相传是秦、赵、李三姓先民拓荒所立。小杭郢的杭姓始居，老朱圩、李老圩、孟老圩、张老圩……这些村史悠久的村庄都带有“老”字，还有众多以姓氏命名的鄆子：谢鄆、杜鄆、冯鄆、彭鄆等。建在岗头上的自然村大都称为岗，老嘴村的吴岗、新集村的姚岗、丁家岗，九井村的大岗、南小岗，薛岗村的薛岗、大李岗，大方村的王岗、上岗等。

在淮河流域素有“南张北徐”之称的中理堂徐氏，后称中山堂，他们的祖先在明朝从山东老鸱巷最先迁到大顺集南的徐大树。徐氏的第九世孙在大顺开立集市，“大顺”之名由此而生。

二、

大巴车行走在袁湖的十里长沟上，夏风飞扬，麦田守着村庄，忙碌的村民流动在田间地头，恰应了欧阳修那句“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

在历史的长河中，大顺这片土地孕育出无数杰出英才。1911年冬，孟老圩中医世家的女儿孟庆树诞生，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成为中共妇女革命工作后自强不息不懈奋斗，最终荣任军分区副司令。同样出生于孟老圩的省中医院教授孟云，学术颇丰，著作良多。肝胆专家大顺骄子王成友，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学专家，医学成果斐然。1950年，黄土龙踏入大顺小学，彼时文静的少年，后来成为杰出的麻醉专家，他凭借聪慧与勤勉，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抢救了数千生命。毕业于史湖小学的李素芬，考

入安徽农业大学钻研农学，后致力于农业新技术的普及推广，荣获农业部先进工作者称号，成为国家土壤肥领域专家。从大顺走出的这些有志之士，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于各行各业发光发热。他们脚踏实地，珍视每一次进步，用实干书写人生华章，成为家乡引以为傲的璀璨星辰。人生小满胜万全——田野里的麦粒初饱，一切都朝着圆满生长，却仍留一分余地。

□散 文

雨落春夏间

徐满元

在春夏接壤的开阔地带，有太多的植物想用勃勃的绿枝翠叶去填满，可最终还是难以如愿。只有一场像样的雨，才能字字句句般将其填得满满当当。

仔细观察这场落在春夏间的雨，不难发现：她既不像春雨那样淅淅沥沥，也不像夏雨那样轰轰烈烈，更不像秋雨那样缠缠绵绵，更不像冬雨那样凄凄弱弱。那雨仿佛是经过精心拿捏的：不大也不小、不急也不缓、不冷也不热、不粗也不细、不偏也不倚、不聚也不散。那似乎不是雨，而是在用春夏接壤地带的方言促膝谈心。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大概就是在谈春夏顺利交替之事。那娓娓道来、条理清晰而又心平气和的样子，极富感染力。一棵棵绿意盎然的秧苗，因担心音量不够大而有碍倾听，便纷纷化身质量上乘的话筒，恰如其分地放大着“雨音”。一条条小河，录音磁带似的记录着天地谈话的内容，从不错过任何精彩片段，好随时放给两岸欣赏。

仿佛征得春天的同意后，这雨才用母亲般的叮咛，将仍沉睡在春泥中的荷藕嫩芽唤醒。都说“春兰秋菊，夏荷冬梅”，作为夏的标签和招牌的荷，对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说来也巧，经过这场雨的洗礼，一枚枚铜钱大小的荷叶怯生生地浮出水面，像是交出由暮春到初夏的盘缠，换取一路平安。可写诗的我，更愿意把这一枚枚铜钱，看作春夏互换公文时，铃下的一枚枚颇具公信力的印章。

这场雨就像一篇大作，其公开发表在大地的文学副刊后，引起了气温、



牧野翔羽 徐金陵 摄

□诗 歌

端午思乡

马骏斐

静水微澜
沉睡了两千余年的涛声重新唤醒
苇叶指间翻飞
一粒粒洁白的思念被裹紧

艾草悬于农历的门楣
菖蒲如剑刺破乡村的雾霾
雄黄酒滴入的蓝边碗里
隐约浮现遗落在童年的楚辞残章

龙舟划开春秋的水面
编钟青铜之声被乡音的号子敲响
那些被江水浸泡的传说
以激越的鼓点撞击游子的胸膛

亲情在灶台氤氲
火光照亮节气里泛黄的影像
艾叶上所有的露珠
都在梦里汇流成老屋门环上的月光

升起在眺望里的炊烟
缠绕住遥远的村庄
今夜在流浪者舌尖跳动的
都是那来自故乡的绵绵粽香

粽子里的思念

刘 强

风，携带着艾草的芳香
从遥远的故乡吹来
一片失眠的流云
擦亮了悬在窗外的新黛
新摘的竹叶仿佛是岁月的书签
在端午的页面将时光放缓
糯米柔软成品莹剔透的思念
一颗蜜枣潜进记忆里的甜
我小心翼翼地包裹
每一次的缠绕都像故乡山径的盘绕

童年时的端午节啊
总是恰逢抢时麦收或趁雨插田
母亲只会在夜晚包成我的期盼
当炉火煮沸的香甜
加速我梦中如瀑的垂涎
母亲又把微笑嵌进灯火阑珊
如今，漂泊的脚步走过万水千山
妈妈的味道又在心底翻涌
我该包多少粽子
才能唤回远去的旧年？

母亲对种菜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儿时在农村天高地阔的环境里，随便开垦一处种上时令蔬菜，便能收获一片郁郁葱葱。

记忆最深的是父亲在自家门前开垦出足有几亩地大的园子供母亲种菜。我和姐姐也凑热闹，我们沿着河沟边缘种了各种小菊花、月季花、栀子花……

菊花争奇斗艳，月季的刺尖挑着晨曦，栀子花包裹着夜色，那些野趣的绽放比任何玩具都令人心醉。

幼时每年的暑假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菜园一角，母亲种上了葡萄树，父亲给葡萄搭了架子。当卷须攀着铁丝编织的绿网，油亮的叶子铺满整个架子，便成了庇荫的罗伞。晨露未晞时，随后一串串星星点点的小白色花朵排着队亮相，顶着露珠迎着朝阳优雅地绽放。

待到暑假来临，玛瑙般的果实沉甸甸垂下，汗水染透衣襟的甜蜜，至今仍在舌尖萦绕。

菜畦永远是方圆十里的植物图鉴，母亲侍弄的西瓜藤似会魔法，黄瓢瓜在

□散 文

菜畦里的光阴

孙 瑞

藤下排成金色的涟漪，清香能引来十几里外的惊叹。她总说：“瓜熟蒂落总要赶时辰，迟一步就被鸟雀偷嘴去了。”我们守着这片快乐，看晚霞给叶片镀上一层金边，听老黄牛追逐时的风声低吼，那时的光阴，是甜津津慢悠悠的。

儿时街坊邻居们喜欢和母亲聊天，一起讨论种子、苗儿的种植养护，谁家培育出好苗儿都分着种。节令一到，瓜果蔬菜应有尽有。记得黄色的花皮瓜产量最高，香味最浓，熟透的花皮瓜我们称它“噎死狗”，只因它香中带甜，甜中夹杂着糯糯的香味，吃起来舍不得停口，常常噎得老半天缓不过气儿，至今回味还唇齿留香。

那时我们都抢着去菜园找躲躲在

叶片下熟透的黄瓜，从黄花到青果，再到瓜熟蒂落，它们大小不一、青黄不一，努力地生长着，证明自己的价值。小小的苗儿结出大大的果儿，每当看见屋子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黄瓜瓜时，我们便敞开肚皮吃。香味惹得大黄狗瞪着眼睛流着哈喇子。它们陪伴着我的童年，充满了童年的味蕾。

如今母亲已定居在城镇，前后两进房，一方小院落整齐而雅致，青砖黛瓦间母亲继续书写着她的植物史诗。搪瓷与白瓷碗成了育苗神器，辣椒苗在陶罐里伸着懒腰，黄瓜籽在酸奶盒中萌发着新绿。

谷雨时节，她布满茧痕的手小心地将菜苗栽入泥土。辣椒、茄子、黄瓜、西红柿、鸡毛菜，它们在春风中摇曳。小小

乐，我们才能不为外缚，不为己限，获得身心上的自在自适。

自在是向内看的。列子说：“重于外者必拙于内。”反言之，归于内者必轻于外。人生要想活得自在，终是要走“向内”这条路。轻其应轻，重其当重，自在的身心状态也就实现了。

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儒家与佛家，都蕴含着引导人们解脱俗心、自在超迈的智慧。用道家的眼光看，人生只有自然了、自在了，方可进入一种审美化的自由的生命境界。无趣的人生，缺少心头活水，人心是枯涩的，空虚的，外在拥有再多也没用，掩盖不了人生的肤浅，遮蔽不住生命的轻浮。元稹便曾慨叹：“世累为身累，浮生不自在。殷勤劬川水，何事出山流。”活得自然，活着自在，人生方能焕发新的气象，眼中的世界也会充满生机与美好。正是在身心的轻快愉悦中，生命才能感受到无所系缚，无所负累的自由，感触到更多的欢趣，进而内生出与天地相呼应的无穷美感。

天地有大美，我们的生命也有大美！不自限者，天地辽阔，其美可见！

自然、自在与自由，是人生的三种层次与境界。从关注身心的健康，走向身心的解脱，最终达到身心的超越，这是一条安顿自我生命的理想之道。如何让自己的人生不虚度？如何让自己的生命自具美感？每个有生命自觉的人都会不断思考与体悟。而我选择与践行的就是蕴含自然、自在与自由的“三自之境”。体悟顺应自我的生命之道，我觉得，真心不错！

的苗儿看着那么弱小不免让人怜惜，风儿轻吹，它们摇摇摆摆，仿佛稍不留意就会被折断。母亲说：“苗儿的生命力很坚强，它们的筋杆里藏着多少使不完的劲儿。从一粒种子到生根发芽再到开花结果，这是它完整的一生，它肩负着自己的使命，它的顽强也正是我需要的力量。”

晨光初绽，一旁的月季正梳理着胭脂重瓣，迫不及待地展示着自己的美颜。重瓣的月季拖着晨露，宛若美人腮边的胭脂。藤萝油亮的叶子在阳光下更加饱满，红色的喇叭状花朵绽放，重重叠叠攀爬在围栏一侧，你挤我碰好不热闹。一旁的茶花也不甘示弱，两朵红色的小花独具魅力地绽放着。两种不同颜色、不同品种的花交相辉映，仿佛在呢喃细语。

当藤本月季攀着记忆的绳梯生长，那些带着泥土腥气的清晨，那些沾着瓜香的呢喃，都化作搪瓷碗里游弋的波光。母亲的老年花镜片上流转着四季，而藤蔓依旧在黄昏里生长，年复一年地，替我们记住大地的心跳。